

溪鳗

——
矮凳桥的鱼非鱼小酒家

自从矮凳桥兴起了纽扣市场,专卖纽扣的商店和地摊,糙算也有了六百家。早年间,湖广客人走到县城,就是不远千里的稀客了。没有人会到矮凳桥来的,翻这个锯齿山做什么?本地土产最贵重的不过是春茶冬笋,坐在县城里收购就是了。现在,纽扣——祖公爷决料不着的东西,却把北至东三省、内蒙古,南到香港的客人都招来了。接着,街上开张了三十多家饮食店,差不多五十步就有一家。这些饮食店门口,讲究点的有个玻璃阁子,差点的就是个摊子,把成腿的肉,成双的鸡鸭,花蚶港蟹,会蹦的虾,吱吱叫的鲜鱼……全摆到街面上来,做实物招牌。摊子里面一点,汤锅蒸锅热气蒸腾,炒锅的油烟弥漫。这三十多家饮食,把这六百家的纽扣,添上了开胃口吊舌头的色、香、味,把成条街都引诱到喝酒吃肉过年过节的景象里。

拿实物做广告,真正的招牌倒不重要了。有的只写上个地名:矮凳桥饭店。有的只取个吉利:隆盛酒楼。取得雅的,也只直白叫做味雅餐馆。唯独东口溪边有一家门口,横挂匾额,上书“鱼非鱼小酒家”,可算得特别。

这里只交代一下这个店名的由来,不免牵扯到一些旧人旧事,有些人事还扯不清,只好零零碎碎听凭读者自己处理也罢。

店主人是个女人家,有名有姓,街上却只叫她个外号:溪鳗。这里又要交代一下,鳗分三种:海鳗、河鳗、溪鳗。海鳗大的有人长,蓝灰色。河鳗粗的也有手腕粗,肉滚滚一身油,不但味道鲜美,还滋阴补阳。溪鳗不多,身体也细小,是溪里难得的鲜货。这三种鳗在生物学上有没有什么关系,不清楚。只是形状都仿佛蛇形,嘴巴又长又尖,密匝匝锋利的牙齿,看样子不是好玩的东西,却又好吃。这三种鳗在不同的水域里,又都有些兴风作浪的传说。乡镇上,把一个女人家叫做溪鳗,不免把人朝水妖那边靠拢了。

不过,这是男人的说法。女人不大一样。有的女人头疼脑热,不看医生,却到溪鳗那里噉噉喳喳,一会儿,手心里捏一个纸包赶紧回家去。有的饭前饭后,爱在溪鳗店门口站一站,听两句婆婆妈妈的新闻。袁相舟家的丫头她妈,就是一天去站两回三回的一个。

这天早晨,丫头她妈煮了粥就“站”去了。回来把锅里的剩粥全刮在碗里,把碗里的剩咸菜全刮在粥里,端起来呼噜喝一大口,说:“溪鳗叫你去写几个字呢。”

袁相舟穷苦潦倒时候,在街上卖过春联,贴过“代书”的红纸,街坊邻居叫写几个字,何乐不为。答应一声就走了去。

这家饮食店刚刚大改大修,还没有全部完工。先前是开一扇门进去,现在整个打开。后边本来暗洞洞的只一扇窗户,窗外是溪滩,现在接出来半截,三面都是明晃晃的玻璃窗,真是豁然开朗。这接出来的部分,悬空在溪滩上边,用杉篙撑着,本地叫做吊脚楼的就是。

还没有收拾停当,还没有正式开张。袁相舟刚一进门,溪鳗就往里边让。袁相舟熟人熟事的,径自在吊脚楼中间靠窗坐下,三面临空,下边也不着地,不觉哈了一口气,好不爽快。这时正是暮春三月,溪水饱满坦荡,好像敞怀喂奶、奶水流淌的小母亲。水边滩上的石头,已经晒足了阳光,开始往外放热了;石头缝里的青草,绿得乌油油,箭一般射出来了;黄的紫的粉的花朵,已经把花瓣

甩给流水，该结籽结果的要灌浆做果了；就是说，夏天扑在春天身上了。

一瓶烫热的花雕递到袁相舟手边，袁相舟这才发觉一盘切片鱼饼，一双筷子一个酒杯不知什么时候摆上桌子。心想先前也叫写过字，提起笔来就写三个大字：“鱼丸面”。下边两行小字：“收粮票二角五、不收粮票三角”。随手写下，没有先喝酒的道理，今天是怎么了？拿眼睛看着溪鳗……

素日，袁相舟看溪鳗，是个正派女人，手脚也勤快，很会做吃的。怎么说很会做呢？不但喜欢做，还会把这份喜欢做了进去，叫人吃出喜欢来。她做的鱼丸鱼饼，又脆又有劲头，有鱼香又看不见鱼形。对这样的鱼丸鱼饼也还有不实之词，对这个做鱼丸鱼饼的女人家，有种种稀奇传说，还有这么个古怪外号，袁相舟都以为不公道。

追究原因，袁相舟觉着有两条：一是这个女人长了个鸭蛋脸，眼窝还里眶。本地的美人都是比月亮还圆，月亮看去是扁的，她们是圆鼓鼓的。再是本地美人用不到过三十岁，只要生了两个孩子就出老了。这个女人不知道生过孩子没有，传说不一，她的年纪也说不清。袁相舟上中学的时候，她就鲜黄鱼一样戳眼了。现在袁相舟鹤发童颜一个退休佬，她少说也应当有五十。今天格子布衫外边，一件墨绿的坎肩，贴身，干净，若从眼面前走过去，那袅袅的，论腰身，说作三十岁也可以吧。

溪鳗见袁相舟端着酒杯不喝，就说戏文上唱的，斗酒诗百篇。多喝几杯，给这间专卖鱼丸、鱼饼、鱼松、鱼面的鱼食店，起个好听的名号。溪鳗做鱼，本地有名气，不过几十年没有挂过招牌，大家只叫做溪鳗鱼丸，溪鳗鱼面……怎么临老倒要起名号了？袁相舟觉着意外，看看这吊脚楼里，明窗净几，也就一片的高兴，说：

“嘻，你看丫头她妈，只给我半句：叫你写几个字。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全。”

溪鳗微微一笑，那牙齿密匝匝还是雪白的，说：

“老夫妻还是话少点的好，话多了就吵了。不是吵，哪有这么多话说呢。”

说着，眼睛朝屋角落一溜。屋角落里有个男人，坐在小板凳上，脚边一堆木头方子，他佝偻着身子，拿着尺子，摆弄着方子，哆哆嗦嗦画着线。要是小孩子玩积木吧，这个男人的两鬓已经见白了，脑门已经拔顶了。袁相舟走进屋里来，没有和他打招呼，没有把他当回事。他也没有出声，也没有管别人的闲事。

锅里飘来微微的糊味儿，这种糊味儿有的人很喜欢。好比烟熏那样，有熏

鸡、熏鱼、熏豆腐干，也有糊肉、糊肘子，这都是一种风味。溪鳗从锅里盛来一盘刚焙干的鱼松，微微的糊味儿上了桌子。袁相舟也不客气，喝一口酒，连吃几口热鱼松，鱼松热着吃，那糊味特别的香，进口的时候是脆的，最好不嚼，抿抿就化了。袁相舟吃出滋味来，笑道：

“你这里专门做鱼，你做出来的鱼，不论哪一样，又都看不见鱼。这是个少有的特点，给你这里起个招牌，要从这里落笔才好。”

溪鳗倒不理睬，不动心思，只是劝酒：

“喝酒，喝酒，多喝两杯，酒后出真言，自会有好招牌。”

说着，在灶下添火，灶上添汤，来回走动，腰身灵活，如鱼游水中，从容自在。俗话说忙者不会，会者不忙，她是一个家务上的会人。

袁相舟端着杯子，转脸去看窗外，那汪汪溪水漾漾流过晒烫了的石头滩，好像抚摸亲人的热身子。到了吊脚楼下边，再过去一点，进了桥洞。在桥洞那里不老实起来，撒点娇，抱点怨，发点梦呓似的呜噜呜噜……

那一座桥，就是远近闻名的矮凳桥。这个乡镇也拿桥名做了名号。不过桥名的由来，一般人都说不知道。那是九条长石条，三条做一排，下边四个桥墩，搭成平平塌塌、平平板板的一条石头桥。没有栏杆，没有拱洞，更没有亭台碑碣。从上边看下来，倒像一条长条矮脚凳。

桥墩和桥面的石条缝里，长了绿荫荫的苔藓。溪水到了桥下边，也变了颜色，又像是绿，又像是蓝。本地人看来，闪闪着鬼气。本地有不少传说，把这条不起眼的桥，蒙上了神秘的烟雾。

不过，现在，广阔的溪滩，坦荡的溪水，正像壮健的夏天和温柔的春天刚刚拥抱，又马上要分离的时候，无处不蒸发着体温。像雾不是雾，像烟云，像光影，又都不是，只是一片的朦胧。

袁相舟没有想出好招牌来，却在酒意中，有一支歌涌上心头。二十多年前，袁相舟在县城里上学，迷上了音乐。是个随便拿起什么歌本，能够从头唱到尾的角色。

花非花，雾非雾
夜半来，天明去

来如春梦几多时
去似朝云无觅处

这歌词原是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。白居易的诗，袁相舟本来只知道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，那一首《琵琶行》。因唱歌，才唱会了这一首。

见景生情，因情来歌，又因歌触动灵机，袁相舟想出了好招牌，拍案而起。

身后桌子上，不知什么时候铺上了纸张，打开了墨盒，横着大小几支毛笔。这些笔墨都是袁相舟家的东西，也不知什么时候丫头她妈给拿过来了。袁相舟趁着酒兴，提笔蘸墨汁，写下六个大字：“鱼非鱼小酒家”。

写罢叫溪鳗过来斟酌，溪鳗认得几个字，但她认字只做记账用，没有别的兴致。略看一眼，她扭身走到那男人面前，弯下腰来，先看看摆弄着的木头方子，对着歪歪扭扭划的线，笑起来说：

“划得好，真好。”

其实是和哄一年级小学生一样。说着平伸两只手在男人面前，含笑说了声：

“给。”

那男人伸手抓住她给的手腕子。溪鳗又说了声：

“起。”

男人慢慢被拉了起来，溪鳗推着男人的后背，走去看新写的招牌。

这个男人的眼睛仿佛不是睁着，是撑着的。他的脸仿佛一边长一边短，一边松动一边紧缩，一只手拳着，一半边身子僵硬。他直直地看了会儿，点着头：

“呜啊，呜啊，啊……”

溪鳗“翻译”着说：

“写得好，合适，就这样……”

一边让袁相舟还坐下来喝酒，又推着男人坐在袁相舟对面。袁相舟想着找几句话和男人说说呢，也不知道他喝不喝酒，给不给他拿个酒杯……还没有动身，溪鳗端过来两碗热腾腾的鱼面，热气里腾腾着鱼的鲜味、香味、海味、清味。不用动脑筋另外找话说了，眼前这鱼面的颜色、厚薄、口劲、汤料，就是说不尽的话题。

鱼面也没有一点鱼样子，看上去是扁面条，可是长条面片。鱼面两个字是说给外地人听的，为的好懂。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地方，吃鱼有这种吃法。本地

叫做敲鱼，把肉细肉厚，最要紧是新鲜的黄鱼、鲈鱼、鳗鱼，去皮去骨，蘸点菱粉，用木槌敲成薄片，切成长条……

三十年前，这个男人是矮凳桥的第一任镇长。那时候凡是个头目人，都带枪。部长所长背个“木壳”，镇长腰里别一支“左轮”。那“左轮”用大红绸子裹着塞在枪套里，红绸子的两只角耷在枪套外边，真比鲜花还要打眼。记不清搞什么运动，在一个什么会上，镇长训话。

“……别当我们不掌握情况，溪鳗那里就是个白点。苍蝇见血一样嗡到那里去做什么？喝酒？赌钱？迷信？溪鳗是什么好人，来历不明。没爹没娘，是溪滩上抱来的，白生生，光条条，和条鳗鱼一样。身上连块布，连个记号也没有，白生生，光条条，什么好东西，来历不明……”

过不久，规定逢五逢十，溪鳗要到镇上汇报思想，交代情况。镇长忙得不亦乐乎，溪鳗要跟着他走到稻田中间，或是溪滩树林去谈话。

镇长当年才二十多岁，气色红润，脸上还没有肥肉，身上已经上膘。一天傍晚，从锯齿山口吃了酒回来，敞开衣服，拎着红绸枪套，燥燥热热地走到矮凳桥头，日落西山，夜色在溪滩上，像水墨在纸上洇了开来。镇长觉着凉爽，从桥头退下来，想走到水边洗一把脸，醒一醒酒。哟，水边新长出来一棵柳树？哟，是个人，是溪鳗。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鬼鬼怪怪的。”

溪鳗往下游头水里一指，那里拦着网。

“人是要吃饭的。”

“也要吃酒。这两天什么鱼多？”

“白鳗。”

“为什么白鳗多？它过年还是过节？”

“白鳗肚子胀了，到下边去甩子。”

镇长把红脸一扭：“肚子胀了？”两眼不觉乜斜，“红鳗呢？”

溪鳗扭身走开，咬牙说道：

“疯狗拉痢，才是红的。”

夜色昏昏，水色沉沉，镇长的酒暗暗作怪，抢上两步，拦住溪鳗，喘着说道：

“我说有红鳗，就是有。不信你过来。”

溪鳗格格笑起来,说:

“慢着,等我拉网捉了鱼,到我家去,给你煮碗鱼汤醒醒酒。我做的鱼汤,清水见底,看得见鱼儿白生生,光条条……”

镇长扯开衣服,说:

“我下水帮你拉网。”

扭头只见溪鳗走上了桥头。镇长叫道:

“你往哪里走?你当我喝醉了?渔网在下游头,水中央……”

溪鳗只管袅袅地往前走,镇长追了上去,说:

“我没有醉,骗不了我,随你鬼鬼怪怪……”

眨眼间,只见前边的溪鳗,仿佛一个白忽忽的影子。脚下绿荫荫的石头桥却晃起来,晃着晃着扭过长条石头来。这桥和条大鳗似的扭向下游头,扭到水中央,扭到网那里,忽然,一个光条条的像是人,又像是鳗,又好看,又好怕,晃晃地往网那里钻……

镇长张嘴没有叫出声来,拔腿逃命不成脚步。有人在路边看见,说镇长光条条,红通通——那是酒的不是了。

一时间,这成了茶余酒后的头条新闻。过不久,镇长倒了霉,调到一个水产公司当了个副职。这还藕断丝连地给溪鳗捎些做鱼松的小带鱼,做鱼丸的大鲈鱼来。

袁相舟到县城上学,在外边住了几年。影绰绰听说溪鳗生过一个孩子,和谁生的?究竟有没有做下这种传宗接代的事?也无凭据。

倒是这乡镇改造过商贩,也不断割过“尾巴”,个体的饮食业好比风卷落叶了。可是风头稍过一过,溪鳗这里总还是支起个汤锅,关起门来卖点鱼丸,总还有人推门进来,拿纸包了,出去带门。

袁相舟看见过屋里暗洞洞的,汤锅的蒸气仿佛香烟缭绕,烟雾中一张溪鳗的鸭蛋脸,眼眶窝里半合着眼皮,用一个大拇指把揉透的鱼肉,刮到汤锅里,嘴皮嚅嚅的不知道是数数,还是念咒。有的女人家拿纸包了回家,煮一碗热汤,放上胡椒米醋,又酸又辣端给病人吃。

袁相舟又喝了两杯花雕,看着对面当年的镇长,把一碗鱼面吃得汤水淋漓,不忍细看。转头去看窗外,蒸蒸腾腾,溪上滩上似有似无的烟雾,却在心头

升起,叫人坐不住,不觉站起来,拿笔斟酌着又写下几句:

鳊非鳊,鱼非鱼
来非来,去非去
今日春梦非春时
但愿朝云长相处

溪鳊走过来看一眼,没有看清,也不想看清,就扭身拿块布给那男人擦脸上、手上、衣襟上的汤水,搀起男人,推着他到字纸面前。男人直着撑着的眼睛看了会儿:

“呜呜呜呜,呜呜呜呜……”

溪鳊淡淡笑着,像是跟自己说话:

“他说好,他喜欢,他要贴起来,贴在哪里?他说贴在里屋门口,说贴就要贴,改不了的急性子……”

男人伸手拿纸,拳着的左手帮着倒忙。溪鳊说:

“你贴你贴,我帮你拿着这一头。”

溪鳊伸开两只手,拿住了纸张的五分之四,剩下一条边让男人托着,嘴里说:

“我们抬着,你走前头,你看好地方,你来贴……”

溪鳊在里屋门口板壁上刷上糨子,嘴里说:

“我帮你贴上这个角,帮你贴贴下边。你退后一步看看,啊,不歪不斜,你贴端正了……”

却说当年的镇长祸不单行,随后又打个脚绊,从水产公司的副职上跌下来,放到渔业队里劳动。不多几年前,队里分鱼,倒霉镇长看见鱼里有条溪鳊,竟有两尺长,实在少见。就要来了盘在竹篮里,盖上条毛巾,到了黄昏,挎着篮子回家去。劳动地点离他家有七八里路,走着,天黑了。那天没有月亮,黑得和锅底一样。倒霉镇长把这走熟了的路,不当回事,只管脚高脚低地乱走,只把盘着溪鳊的篮子抱在怀里。其实怀里还不如脚下,高高低低还好说,乱乱哄哄说不得……忽见前边一溜灯火,这里怎么有条街?灯火上上下下,这条街上有楼?走到什么地方来了?只见人影晃晃的,人声嗡嗡的,细一看,看不清一个人

模样，细一听，也听不清一句人话……倒霉镇长吃惊不小，把篮子紧紧搂住，忽觉得毛巾下边盘着的溪鳗，扑通扑通地跳动。镇长的两只脚也不听指挥了，自己乱跑起来。又觉得脚下忽然平整了，仿佛是石板，定睛看时，模糊糊是一条石头桥，一片哈哈水声。在一个墨黑墨黑的水洞里吗？不对，这是矮凳桥，烧成灰也认得的矮凳桥。怎么走到矮凳桥来了呢！倒霉镇长的家，原在相反的方向。镇长一哆嗦，先像是太阳穴一麻痹。麻痹电一样往下走，两手麻木了，篮子掉在地上，只见盘着的溪鳗，顶着毛巾直立起来，光条条，和人一样高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那麻痹也下到腿上了，倒霉镇长一摊泥一样瘫在桥头。

一时间，这又是茶余酒后的头条新闻。不过，有件事不是说说的。众人亲眼看见，溪鳗从卫生所把这个男人接到家里来，瘫在床上屎尿不能自理，吃饭要一口口地喂。现在这个样子算是养回来了，像个活人了。贴上了字纸，还会直直盯着，鸣啊鸣啊地念着，是认得字的。

鸣啊，里屋门一开，跑出来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，直奔后窗，手脚忙不迭地爬上凳子，扑出身子看外边的溪滩，人都来不及看见她的面貌。溪鳗三步两步，风快走到女孩子身后，说：

“怎么？怎么？”

女孩子好像是从梦中惊醒的，说：

“妈妈，鱼叫，鱼叫。妈妈，叫我，叫我。”

溪鳗搂住女孩子，那鸭蛋脸差点贴着孩子的短发，眼眶窝里垂下眼皮，嘴唇嚅嚅的，啊，袁相舟心里也一惊，真像是念咒了：

“呸，呸，鱼不叫你，鱼不叫你。呸，呸，鱼来贺喜，鱼来问好。女儿，女儿，你是溪滩上抱回来的，光条条抱回来，不过你命好，赶上了好日子，妈妈有钱也有权开店了。妈妈教你，都教你，做好人，开好店，呸，呸……”

袁相舟想溜掉，回头看见那男人，眼睛直撑撑地站在角落里，嘴角流下口水，整个人颤颤的，是从心里颤颤出来的。

袁相舟歪着脚往外走，却看见丫头她妈挑来一挑碧绿青菜，正要叫唤。袁相舟打个手势叫她不要声张，做贼一样蹑着脚走了出来，走到街上，还只管轻手轻脚地朝家里走。

丫头她妈小声说道：“莫非吃错了酒了。”

丫头她妈

——矮凳桥没有名字的人

丫头她妈没有名字，可是有个秘密。这个秘密她的男人袁相舟不知道，斜对面卖鱼丸的女人家溪鳗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她自己呢，只怕还没有溪鳗说得清楚。

矮凳桥街上有少数人——说是少数，不过两只手是数不过来的——起了个名字也叫不开，连个外号都没有人肯费心思，只叫做癞头、跛脚、缺牙齿，若是女人，就叫做她妈、他婶、阿嬷、阿婆……

矮凳桥历代田少人多，老古话说一方土养一方人，矮凳桥这方土，却是养不活矮凳桥人。农田上的“生活”，也用不着这么多人去做。袁相舟家里的几分田，就是承包在丫头她妈一个人身上，她妈说，喂不饱几张嘴，用几个人做什么？顶多插秧时候，儿子去甩甩秧苗。收割时节，丫头去捆捆稻草。挑粪水担化肥凡是肩膀吃力的，她妈决不支使儿女。

袁相舟是什么也不插手，哪怕街上没有生意好做，她妈也宁肯叫男人家笼着手坐着。

做饭，也是她妈的事。煮熟了饭，热了菜，她妈告诉一声丫头盛起来吃，自己却走到街上来，经常过街走到斜对面，在溪鳗的鱼丸摊子那里，帮忙洗洗碗，添添火，说一会儿话，再回家去吃剩饭剩菜。她妈的食量很好，什么都吃，吃什么都有滋味。经常把剩菜剩汤，不管是咸的酸的，统统倒在剩饭里，大口大口往嘴里划，虾头蟹脚都用不着抿牙细嚼，嘴巴咂咂地响着响着就都消失在深海似的咽喉里。

她妈煮熟了饭自己走开，起先是困难时候，她觉着坐下来只张半张嘴，筷子只点点盘边，倒不如剩多剩少做一口咽下去的好。

后来，成了习惯。到街上站一站，屋檐下听听新闻，摊边说两句话，成了她的文化生活，她的唯一的娱乐。

没有人把朴实辛勤啊，这些好说好听的加在她身上。城里的两口子双职工，要是女的把家务事包揽下来，就叫做“自我牺牲”了。在丫头她妈这里，谁也不会发生这样高级的联想。这样的人，就这么回事，她有什么牺牲不牺牲的呢！她妈自己，实在也没有往这些上头想过。连个名字都叫不开，她倒觉得给她起名字，本来是牛皮灯笼白费蜡的事。饭前出来站一站，生活就算得畅快了。有时候从溪鳗那里听了几句话，会叫她笑咪咪地走回家去，喜欢得吃了饭，还换上新衣裳挑担子去。有时候又会弄得一肚子心事，恨铁不成钢那样，鼻子里哼哼地生儿女的气，嘴里倒没有几句话好说。和袁相舟，就只有拉长了脸，鼻子都不大哼的。对了，她的脸长些，眼睛细小，嘴大又方。袁相舟刚认识她时，有过“当大的小了，当小的大了”这样的评论。后来和她结婚，想着这不正好是容字脸吗！容字端正，一般也都派的正经用场，如军容、市容、内容、形容……袁相舟是个有文化的人，好角色，在城里当过中学教师的哩。

丫头她妈到鱼丸摊子那里站一会儿，多半是听人说张长李短，或是半夜三更，矮凳桥上鬼哭。丫头她妈只带了耳朵去。先前在生产队里做活，派什么做什么，用不着自家动脑筋。现在承包了几分田，春种秋收，再嘛施施肥锄锄草，年年照猫画虎，反正也不指望靠田里塞饱肚皮，直着耳朵听着点就是了。家里四口人，男人肚子里有墨水，手里有手艺，他的事情女人家还插得上嘴？儿女

大了一点,就把妈妈当做做饭洗衣裳的人,妈妈又心甘情愿,连吃饭都让他们先吃,这还有什么说的?

不过有时候也说几句,说的是梦。这梦不是有文化的人,那种诗意的东西,也不是哲理,也不是比喻。这个对世界对家庭一味苦干,没有要求的人,却常常做实在的梦,实在又荒唐的梦。这算不算一个秘密呢!

“昨天晚上我梦见下大雨了。”

丫头她妈常常只用一句话,就把她的梦说完。溪鳗心里有一本梦书,是一个圆梦专家。她手里忙着,也不妨碍心里翻到梦书的下雨篇,接着查问细节:

“你在屋里还是屋外?”

“屋里。”

“屋里漏不漏?”

“不漏。”

“那还好。”

溪鳗拿起筴篱管自捞鱼丸。丫头她妈想想,说:

“屋里是不漏的。不过我想应当做饭了,一看,屋门口挂着一帘水帘,走不出去。”

“想做饭,肚子饿了吗?”

“饿了。”

溪鳗放下筴篱,那眼眶窝里眼皮眨眨的,好像翻着梦书,汤锅里蒸气腾腾。这时候的蒸气,在丫头她妈眼里,就好比寺庙里的香烟,心里不觉拘谨起来,绷着脸候着溪鳗发话:

“门口挂一帘水帘,那雨水不和倒下来一样了?”

“倒下来一样了。”

“那你们的院子才轿子般大,还不满起来了?满到屋里来没有?”

“没有,都流走了。”

“没有地方好流呀?”

“好流的,院子不是院子,街不是街,一片的墨黑墨黑,无边无沿一个黑洞洞……”

溪鳗点着头。丫头她妈看来,这头也点得通灵,仿佛前世后世的事都有数

了。溪鳗说：

“我也梦见过万丈深潭，好比张着个墨黑的大嘴。”

“是呀，黑洞洞就和张着嘴一样，还哈哈地吸气，把雨水都哈进去了……”

“会走的牛羊，不会走的桌子板凳，连我这个汤锅，都哈进去了，哈个精光精光。”

“好吓人呀，我也吓醒了。”

溪鳗垂下眼皮，微微一笑，怎么还笑出来呢？丫头她妈吃惊，噤声，心跳。溪鳗笑道：

“真有你的，换个别人走来说梦，头句话一定是好吓人呀，冷汗都吓出来了，把人吓醒了。你是末末后才说这句话。”

丫头她妈觉着当然是自己不好，连连说道：

“无知无识，无心无肺。”

“你实，我牢靠。我和你说了吧，只许放在心里，不许挂在嘴上。只怕是个劫数，人会饿着，矮凳桥会墨黑，地面上会精光。不过，你不要紧，你屋里不漏，你一家人都会熬过来的。”

后来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溪鳗的鱼丸摊子也“割”掉了。街上的店面都上了门板，再后来“困难时期”来了，街里街外都寻不着吃的……丫头她妈觉着溪鳗的圆梦，句句灵验，算得半个神仙。

不过溪鳗肚子里的这部梦书，也很难懂。丫头她妈自认学是学不来的。好比梦见小孩子，叫做“犯小人”。那小孩子是至亲骨肉，活泼，喜兴，也不是好兆头。要是女人家怀抱一个孩子呢，又好了，叫做观音送子。要是孩子身后，站着个大胡子呢，更好了，那是赵元帅和招财童子。梦见发大水，多么凶险也是好事情，着重在发字上，发财、发家、发迹都是这个发字。不过下大雨，又不吉利，本地方言，雨和祸同音。跑水、渗水、漏水都更加不好，那要留心冤家的暗算、仇人的陷害，走过屋檐下，留心砖头瓦片掉下来。

内乱武斗的年头，溪鳗只开半扇小门，没有特别的事情不让人进屋。丫头她妈来站一站，也是一个门槛里一个门槛外说几句话。有天丫头她妈说：

“今天我梦见乌龟了。”

又是一句话说完。正是多事的年头，溪鳗也懒得盘问，说：

“长寿。”

“作孽，受罪，垫床脚呢！”

垫床脚？连溪鳗也圆不过来，只好问道：

“怎么？”

“一张老式大床，和一间屋一样。分里外间，里间睡人，外间放梳妆台、马桶柜。不晓得是地不平，还是年代长久，一只脚短了一块，把个乌龟当做砖头垫上。”

“那还不压死了。”

“压不死，它有硬壳。”

“那么大的床，硬壳还顶得住？”

“顶得住。”

“饿也饿死了。”

“饿不死，吃飞过的蚊子、爬过的虫子。”

“那要靠凑巧。”

“靠凑巧也没有死。”

“日子长了靠不住。”

“我看见的时候，垫了靠十年了。”

“哦，不是梦，是真事。”

“我小时候在外婆家看见的。几十年想都没有想起，谁还去想这些事，昨天晚上怎么竟梦见了。”

溪鳗长叹一声，眼眶窝里垂下眼皮，竟不说话。丫头她妈盯着候了一会儿，不觉心惊肉跳起来，连声问道：

“不好吗？是灾还是难？人口平不平安？”

“长寿，我说过长寿就是了，别的你不要问，也不用管。”

“长寿就好了。”

“垫床脚有硬壳顶着，吃吃蚊子也饿不死，这还不长寿？”

“长寿是长寿，苦是真苦。”

溪鳗点点头，说：

“你是一点不怕苦的，好了，不说你的梦了，我们说点别的。好比你们丫头

她爸爸袁相舟，本来在城里中学堂，走进走出有人跟着叫袁老师。他倒了霉，才回到乡下来的。你看，犯错误的，做了‘不是’的，用不着的失业的，都下放到乡下来种田。三年五年，十年八年，乡下好比个大劳改农场。”

“种田人又没有犯罪。”

“天生是个无期的命。”

“哟？”她妈好像叫“顶心拳”打着了。溪鳗接着说：

“前天车钻他妈来说，上面挑飞机兵。车钻样样及格，就是肩膀头多一块肉，那是从小挑担叫扁担压出来的，人家不要，种田人当飞机兵也难上难。”

过后一天，丫头她妈挑着两箩番茄回家来，吃力不过，看见家门口了还要歇一歇。正好遇见儿子，儿子见妈妈脸都挣红了，拿过扁担来挑了走。走出去十多步，她妈忽然想起什么，叫道：

“放下，放下。”

儿子不明白。她妈抢上前来挑走了。挣红了的长脸上有话要说，却又不说，只管挣挣地挑着走。

从这以后，父子两个休想帮忙。实在当忙时候，丫头倒还可以打个下手。袁相舟有回问道：

“我总比丫头多一把力气。”

她妈说：“你总会有转运的一天，不要运是转了，当老师又不要你了。”

袁相舟也只笑笑。

谁知转运时候当真到来了。当前农村经济政策一下来，本地土话叫做“声叫声应”，矮凳桥街上马上活泼泼起来，一转身，闹成了专业的纽扣市场。再转过年来，就有“自挣自力”盖三层楼房的先富户了。

不用说袁相舟，连那么个丫头坐着点点数，装装塑料口袋，贴贴招牌，也成把地抓钞票。钞票钞票，满街地飞钞票，说钞票，赚钞票。只有丫头她妈，还是泥里来水里去，也还是填不饱自家几张嘴，若论钞票把人分三六九等，她妈人前人后连个屁也放不响。

有天，她照旧到溪鳗那里站饭前的一站。溪鳗店门大开，里边有两个木匠师傅在装修吊脚楼，一番大干的景象。

“我昨天晚上梦见发大水了。”

丫头她妈还是一句话说完。这回，溪鳗眼望蒸气，嘴角出现会心的，也是神秘的微笑。先前圆梦，脸上都是阴沉沉长得绿毛毛来，哪里有这样笑过，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笑法，丫头她妈暗自思想。

一会儿，溪鳗问道：

“天上下雨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晴天？”

“是吧？明晃晃的。”

溪鳗不抬眼皮，仿佛对着自己内心笑着，又问：

“水流得急不急？”

“急。”

“水面上漂不漂着什么？”

“水面上漂，不，立着一座座楼顶，楼顶上都有人，有站在晒台上的，有坐在瓦背上的。”

“都在干什么？”

“都在弄扣子呀，做的做，过秤的过秤，装袋的装袋，该干什么的还干什么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坐在一只小船上。……对了，我坐着动都不动，那只船随着水漂，漂过楼顶旁边，那些人摊开手掌，怎么跟我要东西呢？我还会有什么呢？低头一看，船板上有些青草野菜，什么好东西，还不是马齿苋、酸模草、荠菜、灰菜。我抓一把扔过去，那些人接过去就塞在嘴里，说好吃好吃……”

溪鳗抬起眼皮，也抬高嗓音叫道：

“发吧发吧，你看看街上，不和发大水一样了。……丫头她妈，你要转运不要，要，听我一句话：种菜。”

丫头她妈笑咪咪走回家来，多少年圆梦，都没有这一回开心。不过她还是和家里的谁也不商量，管自种了菜。

种出菜来就要挑上街，叫卖。她不会叫，只把菜筐放在溪鳗店门口，一来街上摆满了纽扣摊子，见缝插针都难。二来讨价还价，算账找钱，遇见难剃的